

內閣奏題稿

內閣奏題稿卷六

再請 冊立二月初三

奏爲議禮未定乞 從元輔之請博採廷議以定  
宗社大計事臣惟 國家建儲以安 國本此大典  
也然必集議於下 主斷於上此古今之所通行  
者也萬曆十九年節經部科諸臣題請 冊立節  
奉 明旨着於二十一年行故臣於新年入閣辦  
事之初遂擬具一揭題 請因元輔王錫爵還  
朝停封不上以待元輔之至元輔至上密揭臣等俱

不與聞其意蓋欲慎重其事冀遂所請無使外廷  
諸臣瀆奏及頒 御札乃知

皇上爲 中宮未有嫡子先將 皇三子並封以待  
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

皇上殷念 中宮之意可謂篤厚而嫡庶長幼之義  
已昭然示之矣元輔兩擬 諭札兩上揭帖無非  
將順

皇上之美意而復以漢唐宋三后之故事陳之亦無  
非委曲體

皇上篤厚

中宮之意也而外廷諸臣乃力爭以爲

不可一謂

皇長子年已十二齡正應

冊立之

期又當

講讀之候過此恐爲太遲一謂

皇上雖爲

中宮遲以待嫡然自古並未有無嫡而

待嫡者此時當以

宗社爲重而嫡庶爲輕矣一

謂

皇長子有主鬯承祧之寄體統隆重不宜封

之止以王者一謂

皇上立嫡之諭雖已昭示猶恐持之不堅如今年改

十九年之故事者衆言盈廷有如聚訟以元輔當

力爭不當承順而以爲詭合爲曲從在元輔之心  
皇上知之臣等知之而外廷俱不知之前後所上疏  
揭

皇上覽之臣等見之外廷俱未見之故持四不可之  
說以與元輔爭又數瀆

皇上之聽致

皇上激怒元輔蒙疑臣等之心真有日昃不寧寢食  
不安者矣夫事有天定當盡人謀臣等今願

皇上稍遲金封 三皇子之典且既有立嫡之意當

爲中宮之計篤修交泰之體蚤兆高禴之祥又  
倣古帝王清心竭誠祈禱指嗣天心必有感應者  
此萬代無疆之福也萬一稍遲願如元輔所擬第  
二諭札將皇長子爲中宮之子育之中宮  
如三后故事可行也如必欲一封金封則當優異  
皇長子之禮儀不與二皇子同以別等差以明定  
分庶人心安而衆議息矣夫天下之事成於信而  
阻於疑朝廷之政咨於衆而斷於獨伏望  
皇上卽將元輔并臣等之䟽一併發下令九卿科

道官公同會議務求一時可行萬世無議無使  
皇上以青天白日而受疑元輔以忠肝義膽而致謗  
而臣等義均待罪亦得以自逭其責矣爲此具奏

三請 冊立

二月初九日謹

題臣等謬以謏昧日隨首臣之後叨陪末議愧無  
能裨贊萬一近見 冊立一事廷臣持論紛紛不  
已遂致 君父以激聒動怒首臣以忠愛蒙譏臣  
等一體相關義難默默卽欲効一言爲獻未能也  
今 上旣以要功覬恩而疑下下復以他意托辭  
而疑 上正言之則涉于黨婉言之則涉于阿展  
轉尋思欲爲今日緩頰而談不亦難乎臣等竊謂



天下之事不難於論而難於處夫人之心不可以威制而惟可以信孚今日以積疑之形而成相持之勢未易解也故欲釋羣疑惟在成大信夫

君父天言臣子寧有不信者哉然不當信之以空言而當信之以實事實前言斯後疑可釋矣實後言斯今疑可消矣

皇上遵祖待嫡之旨豈不天理人情之至哉彼將謂前此淵衷蓄而未露而今日始發之前此屢旨冊立而一旦復收之羣臣據迹懷疑有由然

矣故廷論之責備於首臣者非嫉賢也蓋望其展忠猷而啓

皇上之聽也首臣之營救而認罪者非黨衆也蓋冀其於採公論而求事體之是也昨者恭誦

皇上諭旨收回金封之命且示首臣欲求別處之法卽古之聖帝明王舍已從人納諫如轉圜不是過也在廷大小臣工無不懽忻鼓舞嘆服大聖人之執度作爲原無成心矣但金封雖已暫停別處必自有說倘蒙

皇上俯順羣情而慨然 頒旨冊立乃舉朝切望何  
幸如之如尚有待而行焉今豈宜一切停寢而遂  
已乎臣等竊以爲 冊立大典雖可少待然 出  
閣讀書一節當及時舉行斷不可已者也待 嫡  
明示豈可無期宜 冠禮大婚之前當一併舉行  
斷不可移者也夫二者皆實事而非空言也伏乞  
勅下禮官蠲吉具儀 皇元子乘今春月 出閣講  
學併確示二年之後將 冊立事待冠婚吉典臨  
期兼舉再無改移則人皆曰 冊立令雖未遽行

而 出閣之典則已如 前旨不爽矣此其信也  
又皆曰二十一年 冊立之旨今雖未行緣前此  
未有的據今確示 冠婚之際則爲期不遠少待  
何妨耶此又其信也皆非信以言而以行與事示  
之者也臣愚竊計今日別處之法更無踰於此矣  
如此而亟行之則人心無不悅服者矣語云是而  
執之謂之斷非而執之謂之亂不然卽停 金封  
之命持待 嫡之說將何以昭金石之信而慰臣  
民之望哉臣等復念上下相疑則 國家不安言

語不信則政令滋惑自昔盛明之世君令臣共上  
下一心太和洋溢乃今猜防疑貳驟積戾叢必將  
至於決裂潰壞臣等誠不願見有此景象也首臣  
千里而來竭忠報國卽爲 君父蒙謗彼所甘心  
獨念

皇上平日舉動光明天下誦戴今逢此重大吉典乃  
令大臣危疑小臣惶惑殊爲 清朝盛美之累臣  
等日夜念此甚有所大不安於心也伏望

皇上熟思而斷行之 宗社臣民幸甚臣等直率肩

忠不勝惶悚顙望之至

引年乞休

二月十二日謹

奏爲遵例引年懇乞

聖明容令休致以明臣節事臣伏讀大明會典一

款凡內外大小官員年七十者聽令致仕蓋以人

臣年老旣不可強之使仕又不欲加之顯斥特

令自陳是在朝廷有優老之禮在人臣有知止

之義誠盛典也臣今年適當七十例該引年求

去臣惟進身旣晚筮仕多屯自

皇上拔臣於廢置之後至今僅歷十年粹因卿貳之  
官驟登宰輔之職此在

皇上爲不次之殊恩在臣爲非常之榮遇是宜自誓  
捐軀矢圖報國豈敢乞閒逸老自畢餘生但人  
臣年至七十則氣血漸衰精神就耗入閣以來歷  
踰一載雖勉力驅馳而趨走或所不逮雖受命  
供事而綜理多所未周嘗思密勿之地幾務爲  
煩政事之樞理亂攸係乃臣以衰殘之身廁於其  
間此旦夕深以爲懼而進退恒以自審者也况一



國家多事之時非臣子怡老之日循省覺見幾之  
已遲寤寐思避位之既晚伏望

皇上憫臣朽質不勝拮据察臣愚衷非有虛假特  
令致仕放以歸田

皇上以恩禮遣臣臣得以義分求退身雖去國心敢  
忘君倘於百年之內幸偷一日之生無非

皇上之所賜而猶得負暄以戴  
舜日擊壤以歌  
堯天矣臣無任欣躍待命之至奉

聖旨卿以老成簡用亮節忠猷朕所眷倚況精力未

袁豈可引年求退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再引年乞休

二月十五日謹

奏爲遵例引年未蒙 俞允再乞 天恩俯從所

請以安義分事臣因七十引年乞 賜罷免奉

聖旨卿以老成簡用亮節忠猷朕所眷倚況精力未

衰豈可引年求退所辭不允吏部知道欽此臣恭

捧莊誦感激涕零愚昧如臣過蒙 寵眷捐糜難

報敢復控辭臣惟人臣之事君也仕止進退各惟

其時時當仕進而不潔身以忘君時當退止而不

徇私以忘義此君子之達觀士人之美節也臣嘗  
觀之古人而知其辨於此矣夫古人四十強仕七  
十懸車壯卽驅馳老卽休息彼豈不知君臣之義  
等於天地生死不當二其心始終不當易其節而  
顧限之以年者蓋以位不可以久居而知止者不  
辱祿不可以久竊而知足者不殆以衰暮之年而  
猶據丞弼之位小之有訾辱之嫌大之有危殆之  
惧人臣之所當深戒者昔也臣之始進正當強仕  
之時今也臣之終退又值懸車之際古訓昭然具

存今人合宜遵守且知進而知退者天之道難進而易退者臣之節臣今日不能爲

皇上乞身而去是知進而不知退反易而爲難違天之道喪已之節矣晉田豫爲衛尉乞避位不聽輒上疏曰年過七十而居位譬猶鍾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移疾而去人美其高夫田豫以一衛尉之官尚能明去就之義今臣居宰輔之任不能決進止之機是臣有愧於田豫多矣夫使臣之居於位也尚能恪恭厥職臣何敢自愛惜其身

而保全其名節哉惟年邁力衰氣昏識闇 機務  
浩繁而病於裁決 綸綍頒布而短於敷宣開陳  
缺獻替之謀猷交修乏啓沃之忠愀事關機密不  
聞造膝之言動係安危未進補牘之奏至於  
冊立儲君關係 宗社大計廷臣疏請披瀝忠肝臣  
實依違不能匡救是臣身據鼎鉉之司日糜 大  
官之養蓋誠尸素之矣縱

皇上不察臣之愚而不忍棄其如臣之省中自愧慄  
慄危惧何嘗觀古之爲相者多避位以讓賢而因

薦賢以自代今館閣諸臣年力富強才猷卓茂在  
膺宰衡之選者濟濟在位也若臣復固寵榮冒貪  
祿位不能見幾明決自求引避是臣以一不肖之  
身而塞諸賢者之路不惟不能薦之讓之而且以  
阻之矣臣何顏以一日立於其上哉此臣之自保  
以明哲而効忠於

皇上者也伏望 聖慈鑒臣愚惓容臣乞休得安義  
分之常自遂止足之願臣無任懇 恩待

命之至奉

聖旨內閣政本之地論思匡贊正賴老成卿如何又  
有此奏宜遵前旨卽出辦事以副倚任不允辭吏  
部知道



辭寧夏加恩

四月初三日謹

奉爲自揣無功冒應殊典披瀝悃誠懇辭

恩命以安愚分事本月初二日准吏部咨該本部奉  
勅諭勅吏部寧夏叛逆蕩平輔臣趙志臯張位密勿  
運籌勞蹟懋著宜特加陞廕示酬志臯加太子太  
保位陞禮部尚書俱進兼文淵閣大學士俱照新  
銜給與應得誥命仍各廕一子入監讀書如

勅奉行欽此臣恭誦 綸音不勝惶懼竊惟人君懸

爵賞以馭天下爵以叙功而無功者不敢僭賞以  
酬勞而無勞者不可濫僭與濫徒以滋倖門而無  
以昭勸典也寧夏功成

皇上命巡按御史查覈文武將吏功次下兵部議覆  
大舉陞賞此 國家勸率之典不可無者而因之  
以及於臣則臣實不敢當焉蓋寧夏之功皆由

皇上 宵旰憂勤 神武震疊推轂授鉞而重闕外  
之權增餉益兵而作軍中之氣 明旨戒嚴 威  
令申飾是以披堅執銳之士鼓勇爭先運籌定策

之臣謀謨決勝妖氛盡殄邊境載寧若臣等日惟  
出入 禁廷周旋 帷幄平時之安攘之策臨事  
無劬勩之勞安得與封疆之臣同擬論功之典且  
念官保爲品秩之崇階文淵爲密勿之峻位兼以  
綸章之渥光賁於先復叨世廕之榮澤延於後有  
何勞績虛冒 寵榮聞 命驚惶拊躬跼蹐思閣  
臣以邊功覃恩雖係 先朝故事而近年已奉  
明旨不許緣襲虛文 聖諭昭然臣心凜若因人成  
事揆義終所未安貪 天爲功揣分豈能無愧伏

望

皇上鑒臣無功察臣愚拙收回 成命仍守舊官前  
項 加恩悉行罷免庶 國家之勸典以昭而臣  
子之分誼亦安矣臣無任激切懇祈之至奉  
聖旨寧賊蕩平賴卿殫忠運謀贊襄密勿功當首論  
茲特加恩示酬宜遵成命不允辭吏部知道

再辭加恩

四月初六日謹

奏爲 恩命殊常披誠再懇 俯從辭免事該寧  
夏功成荷蒙 聖慈曲軫輔臣 特加恩命隨該  
臣具本辭免奉

聖旨寧賊蕩平賴卿殫忠運謀贊襄密勿功當首論  
茲特加恩示酬宜遵成命不允辭吏部知道欽此  
臣祇奉 恩綸益增惶悚竊惟人君慎名器而必  
先貴近所以昭大公人臣宜勞力而不言事功所

以明大分臣以庸劣之才叨居輔弼之任近至  
尊之左右而眷倚優隆荷寵光之照臨而錫予  
蕃庶雖許身未敢謂竭誠縱捐軀亦難以報德寧  
夏逆賊倡亂實由臣等安攘無功上厯

皇上之憂勤下貽邊境之荼毒內竭帑藏之轉輸  
外煩遠近之調集經百戰而始定歷八月而後平  
臣方引之以爲咎安敢攘之以爲功雖借箸爲籌  
演綸授事不過上奉

皇上之睿謀下據樞臣之區畫盡其職分之常匪有

奇秘之策况今倭寇擾害東隅尚未安堵恭祈  
凌南鎮猶用行師此皆閣臣之責任而未可遂以  
爲安寧也臣何敢僥偶逢之幸以追贖官之尤冒  
非分之恩以重忝竊之罪伏望

皇上俯鑒愚忱 特停前命庶

皇上恩賚之施大得其平而臣貪冒之非亦冀可免  
矣臣無任懇切待 命之至奉

聖旨朕以平寇殊功大行陞賞卿爲輔臣弼贊忠勞  
原與泛常叙及者不同加恩非過毋得固辭吏部

知道



內閣奏題稿卷之三

初辭玉牒加恩

萬曆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謹

奏爲披瀝悃誠再懇 天恩辭免 新命事昨以

纂修 玉牒成荷蒙 聖恩特頒 手勅以閣臣

總裁効有勤勞各加 恩典臣卽隨首臣王錫爵

臣張位上疏辭免茲該文書官李浚復奉

聖旨纂修 玉牒原係重典卿等分猷茂衍嘉績垂

範後世先有恩命卿屢屢懇辭是以特頒新渥用

示眷酬卿等宜遵成命所辭不允吏部知道欽此  
臣恭捧 綸音益加惶懼反覆思維以爲人臣効  
勞皆爲分義之當然不敢妄有所希冀矧茲

玉牒實無勞勩之可錄何敢竊取夫 寵恩日

先朝未有舉行於今日合宜遵守雖以歷年之久冊  
籍之多然皆各員役校對書寫之勞而臣等惟司  
稽查考成之責此而言功則何事不可以自矜此  
而蒙 恩則何事不可以市寵非特臣受之而愧  
於心將使人聞之而議其後矣且少保爲官階之

極榮而 褒廕爲 國家之重典自慙薄劣何能  
祇承又臣自寧夏討逆功成荷蒙

皇上因邊疆之平定嘉帷幄之謨謀承 寵命之方  
新忽 殊榮之薦至憂深跼踖慮切驚惶切思臣  
尤與二臣不同臣蒙

皇上拔擢未及三年而臣之官與首臣錫爵同臣與  
位同受

皇上簡任而臣之官又在位之上此臣日夜之所悚  
惕而不寧者臣安敢不自揣量而故蹈僭踰之罪

哉伏望

皇上念臣懇誠非有矯飾收回 成命俾臣得以安  
其愚分臣之所大幸也無任懇切待 命之至奉  
聖旨覽卿再疏懇辭具見高讓卿可勉從勿得再辭  
吏部知道

再辭玉牒加恩

二月二十八日謹

奏爲三辭 恩命懇乞 賜俞以安分義事蒙

皇上以纂修 玉牒加 恩該臣再疏辭免伏奉

聖旨覽卿再疏懇辭具見高讓卿可勉從勿得再辭

吏部知道欽此臣恭捧莊誦不勝駭愕愈增惶悚

竊惟人臣以承 命爲恭何敢固執謙讓而以分

義自守又何敢自取貪欺使 玉牒之纂修

加恩閣臣

先朝果有是典也臣不敢辭使今之纂修臣果得與

其力也臣亦不敢辭今先朝旣無是典臣又無所與力臣何敢自昧其本心而冒此非常之典哉夫恩賞者

皇上勵世之大權也苟當其功則受之可以爲榮一過其實則受之反以爲愧况無功而可以濫受耶皇上三錫其命而臣三反之中心惶惶豈不以抗

命爲懼然錫予之隆旣已過于望外則控辭之濇或可鑒於宸衷且臣德福淺薄而自

皇上簡任以來官階顯榮褒賡重疊宸章赫奕

寵錫駢蕃

皇上所以厚臣者無所不至方懼無福以勝之敢腐  
非分以重其愆哉此臣所以寧冒抗違之罪而不  
敢復蹈僭踰之咎也伏願 俯鑒愚誠少回  
天聽不惟臣之微分得以少安而於 聖朝之大典  
可以常遵矣臣無任悚懼待罪之至奉

聖旨覽卿數辭以愈足見堅持之志特允所辭以成  
卿美吏部知

三上引言乞休

三月十六日謹

奏爲年衰已甚才智益昏三懇 天恩乞 賜罷  
斥以免辱國事臣以引年再疏乞休伏奉

聖旨方今國事多艱正賴卿同心協贊以匡治平何  
可再奏引退朕倚任老成凡在廷乞歸者尚欲留  
用况密勿輔理重臣悉聽其辭卿宜體此意卽出  
辦事慰朕惓惓吏部知道欽此臣分當奉 命亟  
趨入閣辦事然臣二疏竭誠懇辭者蓋以年之已



邁力之就衰猶未及於才智之不足也故未蒙

皇上矜察猶加慰留臣今思之使臣年邁力衰而才智猶可以集事臣何敢矯情飾詐冒犯至尊而復陳于

皇上之前耶念臣性本魯鈍學復空疎無博聞以長其才猷無多見以廣其智識歷任幾三十年自愧才識疎淺而無所發明行能薄劣而無所樹立所恃以竭誠恭事 主上者惟矢心不欺以守朴忠世塵無染以敦雅尚而已自蒙

皇上簡任備員 內閣幾及三載夫閣臣奉一人  
之命爲百司之總任至重而事至繁劇也非德望  
之宏鉅不足以鎮壓群情非才識之膚敏不足以  
料理庶務而臣以衰耄之年當此繁劇之任德望  
旣輕才識又闇 機務浩繁而病於裁決 綸綍  
頒布而短於敷宣交修無啓沃之忠開陳乏獻替  
之益事關 密勿不聞造膝之言動係安危未盡  
補牘之奏況今 國家多事之際正臣子効勞之  
日四方水旱之疊奏不聞調燮之功各邊羽檄之

交馳未陳安攘之策有臣如此

皇上何所利賴而用之夫相臣關國家之重輕繫中外之觀望得其人則股肱良庶事康萬邦仰德而國體尊非其人則股肱惰萬事隳百辟攜貳而國體褻昔唐相楊綰而劔南節度使輒爲毀其臺館宋相司馬光而金人相戒不敢犯邊賢相之有益於人國也如此首輔王錫爵次輔張位皆足以當之而臣非其人也此臣所以嘗懷辱國之懼而汲汲以求退者也且館閣諸臣年富才猷卓茂

足膺宰衡之選者不少惟在遴選而簡任之耳伏  
望

皇上覽臣愚悃容臣乞休得安分義之常自遂止足  
之願臣無任懇 恩待 命之至

請止封慶府

七月初五日謹

題今早文書官潘朝用口傳

聖諭慶府 冊封着改日期併於今歲舉行臣等擬  
票臣等細思慶府原請初意爲遭兵變之後貧難  
缺乏養贍不給蒙

皇上特恩准給全祿併謝襲封慶王後不爲例此  
皇上篤親之義恤孤之仁敢不仰體今據禮部執奏  
爲王子師鐸尚有母妃之喪未闋若遽封以王爵

恐於典制未協欲先給之以祿而且遲之以封臣  
等竊惟三年之孝達於上下傳於古今諸藩遵守  
罔敢違悖且師鐸之年止於八歲未及冊封之  
期預給祿養已遂初請之願况方妃臨難捐生凜  
凜大節已蒙

寵褒使師鐸稍長有知必抱終天之恨而又不得終  
喪有虧子道將來抱痛當何如也伏望

皇上不愛之以姑息而示之以守禮

俯從禮官之請將

冊封吉典姑待明年禮制人情兩無違碍臣等僭擬  
票語以候

聖裁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荅諭封事

九月十四日謹

題本月十二日該文書官劉宣傳出

聖諭以朝鮮國王奏爲倭夷請許款貢令臣等擬

諭切責兵部不能主張大事有失馭夷之策臣等當

卽恭擬諭旨已蒙裁定發行訖昨又見兵部

接出

聖諭朕思東事阻撓壞亂皆群小朋謀指使附和以致失策此皆河南道御史今刑部山西司主事郭



實首爲倡階阻撓大事以致群小結黨附和妄議  
煩興造言惑衆好生不忠可惡本當拏問從重究  
治姑且葺了職爲民不許朦朧推用其餘兩京前  
後條議東倭事情的爾兵部通查寫職銜名字來  
議內有阻封貢造言惑衆的另寫來說該部知道  
欽此臣等竊惟東倭之事喧爭逾年竟未結局奸  
議者隨聲附和旣未嘗灼見其情形當事者首鼠  
依違又不能堅執其籌畫中外觀望彼此推捱久  
誤 大計仰煩 主憂臣等旣相與嘆服 神謀

序斷復出尋常而又自念匡贊無術豈勝悚仄仁  
邊務戎機乃是本兵專職實有不能追其責者蓋  
自倭退王京之後今日請封明日請貢今日議許  
明日議罷一人倡之既守其成說而不移衆人和  
之遂一爲公論而難犯使秉樞管者真見其利害  
若何果有定畫縱令發言盈庭自當毅然擔荷乃  
一槩畏狗朝議夕更道傍之室奚成中流之柱何  
賴此誠本兵之責也比奉 旨停罷封貢又已數  
月於此若果倭夷悉遯屬國無患則前之議許者

爲非議罷者爲是東方之事可置勿談已乃據所  
聞守備胡澤之言及朝鮮爲倭乞款之奏則小西  
飛之在遼陽尚未還群倭之屯聚釜山尚未遞請  
而不遂禍必復中於朝鮮議援議戰議兵議餉爲  
憂方大自非

聖天子留心邊計特發嚴旨則昔之建議者皆默  
然無言任事者復泄泄自處國事安危將遂可  
托避晏然而已乎此又本兵之責也至於今日仰  
遵聖明諄切之諭俯揆時勢區畫之互則主

斷固不可不決而謀慮尤不可不審蓋年來議論  
不同有但言封者有並言貢者有言封貢俱不可  
者有言可封不可貢者必須通行經畧大臣偵探  
倭勢緩急酌量聽許旣不可拂遠夷之情又不可  
失 天朝之體務令計筭萬全然後恭請

聖裁方爲得策若仰恃 天威有赫便爲人言靡撓  
獨令 明主自親其畫而臣下反得借口避難後  
來卽有紛紜咎將誰執是向之謀而不能斷與今  
之斷而不能審其失正相等而本兵之責滋益大

矣伏乞

皇上亟 勅兵部將屢次督責 嚴旨備行經畧侍  
郎孫鑛速探倭情的確熟議上 請仍立限期勿  
致耽延誤事自今日始在廷大小諸臣俱宜靜聽  
籌畫不得出位妄談多言亂聽其以前條議倭事  
諸臣跡雖涉干符同中亦各有意見宜令該部存  
其奏章預備採擇且不必列名上 奏惟我

皇上恢弘 聖度諸凡異同之言一切包涵勿輕處  
分以待事定之日應置得宜異議者自當愧服其

郭實雖曾建言原與封貢事體無涉今譴罰過重  
似宜量從寬貸庶幾國體人情兩無所傷馭外  
安內在茲一舉兩望特垂省察將臣等題揭  
批發下部一併酌議施行臣等不勝忠愛懇籲之至  
奉

聖旨覽卿等奏甚見慮悉周詳且條議東事雖各盡  
一己之見實乃陰相附和徇私撓亂欲墮成功罔  
壞大事以致事無結局況又造言辱國惑衆欺君  
朕是以怒旣卿等來奏着該部分別諸議內其中

言有可用的着該部採擇議行其造言辱國逞臆  
煩言的遵旨開寫來奏且郭寶阻於遣使授命之  
初其罪難辭姑量處治原不爲過着照前旨行其  
餘戰守封貢事情着該部便作速詳議來行務保  
萬全毋致後悔該部知道

再催行取言官

十月初三日謹

題臣惟急缺風憲官員該部院題請行取內外各官以備選用疏凡幾上矣未奉

明旨有碍行取部院諸臣常至臣朝房詢問又欲臣等代請臣等思之竊窺

皇上所以不肯俯允部院之請者蓋因近日行取諸臣好爲議論冒觸天顏故欲于稽遲之中默寓裁抑之意



皇上之所以勵官常慎言責者蓋甚至矣然妄言之  
罪固所當懲而言責之官必不可缺況內而巡視  
外而巡按差遣缺人關係甚重若因其言之煩賈  
而遂稽留其行取是因噎而廢食懲美而吹釐也  
臣等竊以爲過矣夫議論之煩多誠無有過於此  
時者然與其默示天下以意不若明示天下以權  
轉移之機實惟

皇上主之臣願

皇上俯從部院之請又 特諭部院將中外資俸應

行取之官移文各處撫按於平日薦舉外再加咨訪另行報部實心惠民者取之而無以搏擊爲最恬淡自守者取之而無以矯廉爲賢平易近民者取之而任情負氣者勿取惴惴無華者取之而務外好高者勿取及至行取到京之日再勅部院諸臣更加咨訪務求得實秉公考選於其言語文字之內察其存主心術之微議論純正識見練達者列之上考議論儉怪識見頗僻者置之下考夫取之政事以觀其設施取之議論以卜其心術則

其他日所爲建白委任者庶可得其概矣至于旣取而授之官其建白果當委任果稱願

皇上因之嘉納以鼓其進其建白弗當委任弗稱願皇上因之懲創以警其餘是在

皇上一轉移之間而蹇諤者皆得以獻其忠邪佞者不得以肆其辨言責不癢言路可清而險薄之風潛消議論之繁漸省師師濟濟盈于朝宁而世道人心翕然一變豈不成美盛之至治哉臣等待罪

輔臣義難終默冒昧

上請伏望

俯俞

暖閣召對紀事

十一月十九日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 萬壽聖節

上御皇極門受百官朝賀禮畢

命中使宣召輔臣志臯等至暖閣前行叩頭禮

上面諭曰卿等爲朝廷宣力分猷朕心嘉悅志臯等

人不奉親 天顏今日仰瞻

聖容和粹臣等不勝慶幸

上曰人不接見卿等知道了志臯又奏 國家多事

臣等奉職無狀致勞 聖心每有奏請皆賴

皇上主持臣等得以遵行不勝感激又奏封倭十事  
伸荷

皇上主張東方可保無事

上曰還要卿等特襄又奏遼東近有大捷實

皇上威靈遠被

上曰此乃 祖宗威靈內外文武將吏協力所致又  
奏今只有西邊套虜每圖報復各邊臣已調兵集  
餉料無大患

上曰還說與兵部行文申飭督撫官同心整理又奏  
臣志臯不才屢被論列荷蒙

皇上寬宥更賜褒嘉臣不勝感激

上曰卿公忠廉介朕所素知宜安心輔政又奏臣志  
臯才庸年邁不堪重任懇乞

聖明放臣早歸實爲萬幸

上曰朝廷正要用老成人臣志臯叩頭謝臣于陞以  
簡任內閣尚未面恩是日補致詞叩頭謝恩  
上曰知道了三臣又同叩頭

上曰卿等可同心輔理又承

旨叩頭而退輔臣趙志臯等恭詣

慈寧宮門行叩頭禮

恭進經書漢鑑講章

十二月二十三日謹

題先該臣等題稱每年終將講過經書講章類寫  
進呈以備

皇上溫習觀覽仍另書發司禮監接續刊板已奉

欽依節次 進呈訖今查萬曆二十一年至今所撰

講章易經豫卦至離卦一本咸卦至益卦一本詩

經國風周南關雎至豳風狼跋一本小雅鹿鳴至

我行其野一本禮記祭統一本經解哀公問仲尼



燕居孔子閒居一本坊記表記一本緇衣儒行一  
本通鑑纂要泰二世至沛公入武關一本沛公至  
霸上至楚與漢約中分天下一本漢高帝五年至  
諸大臣迎立代王恒一本孝文帝元年至大旱蝗  
詔弛利省費以賑民一本類寫裝演 進呈伏望  
皇上萬幾之暇時加 觀覽以求溫故知新之益臣  
等不勝惓惓效忠之誠